

巧设陷阱：乔治·西姆龙的巴黎

MAIGRET SETS A TRAP; GEORGES SIMENON ON PARIS



自3点30分起,迈格雷就不停地抬头看时间,3点50分,他把要写的写好了,推开椅子,擦了擦前额,瞟了瞟烟灰缸,竟然发现已经抽了5根烟斗,烟斗中的烟灰也没敲出来。他摘下桌子下的按钮开关没多久,敲门声就响了起来。他又展开手帕擦了下脸,粗鲁地喊道:“进来!”

来的是让维耶督察,他像迈格雷警官一样穿着衬衫,不过他系着领带,而迈格雷早就把领带取下来了。

“去把这个打印出来,好了马上拿给我签字。科梅利奥今晚就要。”当天8月4号,窗户全部敞开,但还是一样很热。柏油马路软软的,石头烫烫的,塞纳河呢,一半的水快像烧在炉子上的水一样热气腾腾的。热气似乎就从这些地方冒起来,涌入室内。

圣米歇尔桥上的出租车和公交车慢慢地爬着,比平时慢多了。不是只有警察总署的人穿着衬衣;外面马路上,人们也是把外套脱了拿在手里,迈格雷还看到,有些人就像在海边一样,还穿着短裤。最多只有平时1/4的人人无余留在巴黎,羡慕那些很幸运能在海边踩着浪花,在河岸树下钓鱼的巴黎人。

“他们还到了吗?”“我还没看到他们,拉着安特在等着。”

迈格雷好像吃力地站起来,选了一根烟斗,把烟灰敲出来,装上烟丝,然后踱到一扇窗前,眺望河的对岸,目光锁定在对岸奥古斯丁大码头的一家咖啡馆。咖啡馆正面是黄色的,朝下两个台阶的位置是门,门内肯定像酒窖一样凉爽。吧台是真正的白台面老式吧台,墙上挂着板子,板子上用粉笔写着菜单,这里总是飘着苹果白兰地酒的香味。

就连书商放在河边的箱子都锁起来了。

他静静地站了四五分钟,啾啾啾啾吸着烟斗,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小咖啡馆不远处,车上下来3个人,3个人中,他最熟悉的是18区的洛尼翁督察,从这看过去,洛尼翁看起来比平常还要瘦小,迈格雷还是头次看到他戴了顶草帽。

迈格雷推开督察办公室的门,房内的氛围懒洋洋的,就像整个城市一样。

“巴龙在走廊上?”

“半小时前就到了,长官。”

“没有其他记者吗?”

“鲁吉耶刚刚也到了。”

“摄影记者呢?”

“就一个。”

司法警察总署的长廊几乎空荡荡的,就两三个人在门外等着采访迈格雷的同事。迈格雷要求金融科的博达尔4点钟提审马克思·贝尔纳。两个星期前,人们对马克思·贝尔纳一无所知,但现在他成了巨额金融丑闻中的中心人物,每天见诸报端。迈格雷不管贝尔纳的事情,在现调查阶段,博达尔也没什么要迈格雷做的。但博达尔之前不小心宣布他会在今天下午4点钟提审这个骗子,所以现在走廊上至少有两个花边新闻记者和一个摄影记者在等着,他们一直会等到审问结束。如果马克思·贝尔纳在警察总署的消息传开,其他记者也可能也会出现,4点整,督察办公室传出些微骚乱的声音,这说明马克思·贝尔纳已经从奥特监狱押抵达。

迈格雷等了10分钟左右,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抽着烟斗,不停擦着额头,向塞纳河对岸的小咖啡馆瞅了一眼,然后他捻响手指,对让维耶简洁地说道:“走!”

10分钟后,走廊上出现了一幅熟悉的场景,洛尼翁和另一位18区的科西嘉人督察阿方西,慢步走上楼梯,走在他们中间的还有一个人,表情狼狈,用帽子遮着自己的脸。

巴龙和他的记者同伴让·鲁吉耶,站在博达尔警官的办公室门外,扫视一下就明白是什么情况,于是奔向前去,同时摄影记者开始拍照。“那是谁?”他们认识洛尼翁。他们对洛尼翁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自己报社的同事。如果属于罗马特警察局而非司法警察总署的两名督察带一个人到司法警察总署,而且那个人羞于露面的话,这只会意味着一件事情,“带他见迈格雷吗?”洛尼翁没有回答,但向迈格雷的办公室走去,轻轻地敲门。这3个人走了进去,门关了,巴龙和让·鲁吉耶交换了眼神,就像获知了国家机密一样惊讶,但他们都感觉没有必要发表评论。

“有没有拍好的?”鲁吉耶问摄影记者。

“如果他们没进着脸就很好了。”

“先这样吧。快送回报社再赶回来,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出来。”

阿方西一进去就出来了。

“他是谁?”他们问道。

他看起来很像流氓。

“无可奉告。”

“为什么?”

“这是命令。”

“他从哪儿来?你们从哪儿把他带来?”

“问迈格雷警官。”

“证人?”

“不知道。”

“又一个嫌疑犯?”“我向你们保证我不知道。”“谢谢合作。”“我想如果是杀人犯,你们应该用手铐铐着他?”

阿方西离开了,让人觉得他好像很想多说什么,走廊恢复了平静,半个小时都没有人来去,骗子马克思·贝尔纳走出了金融科办公室,但他为了躲避记者,拒绝到另外的地方去。本着职业道德,他们向博达尔警官提出了一些问题。

“他供出其他人了吗?”

“还没。”

“他否认认得到政治人物的帮助吗?”

“他否认认,也没承认,他留了一手。”

“你们什么时候再审问他?”

“查证某些疑问后就马上审问。”

迈格雷走出了办公室,还是穿着衬衫,领带也未系好,他走向了署长办公室,心不在焉的样子。这是另一番场景:虽逢假日,虽然很热,但司法警察总署晚上还要加班,这两个记者知道有时候审问会持续整个晚上,有时候持续24小时



以上，但没人知道关着的门内发生了什么。

……

然后一幕喜剧上演了，新闻舆论完全获得了成功，因为所有报纸都在讨论大快人心的追捕。迈格雷又一次对地方预审法官科梅利奥说：“他们观察到一些事情，就作出自己的结论。我和我的同事都没跟他们说过什么。相反，我反对这种做法。”很难看到科梅利奥笑，就算冷笑都难看到。“假如，今天或明天，因为这次追捕——或者这次虚假追捕——让人们放松警惕，会不会又有犯罪案件发生？”

“我已经想到了。首先，接下来几天晚上我们警员和18区的警员都尽可能在严密监视这个区。”

“我没错过的话，都已经这样做了，但没什么结果吧？”

这是真的，但是没尝试新的手段：“我已经采取了另一项预防措施。我去找了法务总监。”

“你却没告诉我？”

“我以前也说过嘛，我希望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单独负责。我只是个警察，而你是地方官员。”

科梅利奥听到很高兴，摆出威严的样子来。

“你要他帮你做什么？”

“允许我调用市警察署妇女科的一些志愿者。”

这是些平常只处理儿童、妇女相关事务的后备警察。

“他派出了一些满足一定条件的志愿者。”

“比如说呢？”

“高挑丰满类型的。从这些志愿者中，我挑了那些与5位受害者体型类似的。她们也和受害者一样，穿着中观中地。她们打扮成当地妇女的样子，忙着自己的事情，有些还戴着珠宝、挎着篮子。”

“你就是设了个圈套。”

“而且我选的人都受过防身术和柔道。”

科梅利奥还是相当紧张。

“要我跟公诉人说吗？”“最好不要。”

“警司，你要知道，我可一点儿都不喜欢这样。”为了让他放心，迈格雷爽快地答道：

“下不为例，长官！”

这话不假，但无疑他们必须尽快来结束这场屠杀。

“你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科梅利奥边说边与迈格雷向门外走去。

“你什么都不知道。”

迈格雷真希望这是真的。

他们竖起耳朵，感觉有人向他们身后的朱诺街跑来。听到脚步声前，还听到了一声汽笛，也可能是两声。刚刚还有两声汽笛划破长空。男男女女的声音也能听到。有些人沿着人行道跑，还有个人从石阶上冲下来。终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

卢卡斯打完了电话，迈格雷把刚得到的资料给他。

“发给每个人，火车站也要。”

“那个人多高？”他向女孩问道。

“不会比我高。”

“那么那个人比较矮。”

“瘦不瘦？”

“反正不胖。”

“年龄呢？20岁？30岁？40岁？”

她说“年轻。”但年轻却能有好多不同含义。

“应该三十比较靠谱。”

“还能想起其他细节不？”

“想不起了。”

“那个人系了领带吗？”“应该系了吧。”

“那个人像流浪汉吗？或者像工人？还是像白领？”

她努力回想，但思绪杂乱无章。

“要平时时在大街上，那样的人根本不会引起我的注意。他看起来像绅士。”

……

开门的女人比迈格雷预想的要年轻，很瘦，紧张得脸一直在抽搐。

“找我做什么？”

“司法警察署的迈格雷警官。”

“你确认是对我说的吗？”

她儿子很白皙，她自己却很黑，眼睛小而明亮，上嘴唇长了零星几根毛。

“进来吧。我刚在做家务。”

她的公寓非常整洁，房间很小，家具还是主人结婚时置办的。

“蒙辛女士，很抱歉您的儿子涉嫌最近几个月的5起凶杀案。”

她面对着他，恨不得把他的眼睛都挖出来。

“你说什么？”

“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他就是那个在蒙马特街角袭击妇女的人，他昨晚失手了。”

她开始颤抖起来，而且他感觉不知为何她在装腔作势。他，作为母亲，如果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反应不会这样不自然。

“你敢控告我的马塞尔！……但如果这不是真的，如果是清白的，清白……”

她转身看着她儿子小时候的照片，紧攥双手，说道：“看着他！好好看看他，你肯定不敢再说这样蹊跷的事情了……”

“你要把他送到牢里去？”

“可能，应该说很可能，他昨晚袭击的女孩已经认出了他。”

“她在说谎，我要见他，我也要见那个女孩，告诉她……”

她四五句话都断断续续，她的眼睛因激动愤怒而闪亮，但很干涩。

“等一下，我要跟你们去。”

迈格雷和洛尼翁对视，他们没要她跟来，是她自己突然做的决



定。她在隔壁房间。门留了条缝。所以他们能听到她换衣服和从箱子里取出帽子的声音。

“要是我跟着你们。你们觉得烦透。我自己坐地铁去。”

“注意。这位警察会留在这儿搜公寓。”

她盯住瘦小的洛尼翁。恨不得提起他的脖子。把他推下楼去。

“他是？”

“是的。女士。如果你要我们依法行事。我就准备签发一张搜索令。”

“请便！”她命令迈格雷。

……

她猛然发现自己来到迈格雷的办公室。里面除了昏昏欲睡的拉普安特外。只有她的儿子。她停下来。松了口气。没有马上冲过去。但用呵护的目光注视他。说道：

“不要怕。马赛尔。我在这。”

蒙辛起身。用责备的眼神看着迈格雷。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至少他们没有打你吧？”

拉普安特推门走出去后。迈格雷脱下外套。一屁股坐到扶手椅子上。把手肘摆在桌子上。可能有5分钟他的目光都没离开马赛尔。蒙辛则把头偏向一边。盯着窗户。

“你很不高兴？”最后迈格雷温柔地问道。这仿佛不是他自己说的话。马赛尔回过神来。回避他的眼神。顿了一下。答道：“为什么我应该不高兴？”

“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马赛尔的脸都颤抖了。但他努力用幽默的口吻说：“你发现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当你年轻的时候……”

“嗯。什么？”

“你已经知道了？”

迈格雷有种感觉。当时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话来说。他和桌子对面呆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之间的僵局就能打破。他还没意识到那个人的颤抖。没几秒钟紧张对峙有所松懈。无疑也没必要让蒙辛流泪了。

“你认为你没有判死刑和坐牢的危险？”

“我没有任何危险。因为我是清白的。”

“什么事是清白的？”

“就是你们控告我的事。我没什么要对你说的了。我不会再回答问题了。”

“那就你的便。”警司叹了口气。按了一下铃。

……

他已经不知道时间和任何事情了。甚至不知身置何处。但电话响了。当时迈格雷正在家里睡觉。电话响了好一阵他才伸手接电话。但笨手笨脚的。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

“喂……”

“我是洛尼翁……很抱歉打扰您……”

洛尼翁絮絮的声音有点忧郁。

“嗯。我在听着呢。你在哪儿？”

“在迈斯特街……”

洛尼翁降低了音调不情愿地继续说道：

“又发生了一起犯罪案……一个女孩……被捅了很多刀……她的裙子都被砍破了……”

迈格雷女士已经开了灯。她看着自己的丈夫。挣扎着坐起来。揉着眼睛。

“你确定？……喂。洛尼翁？”

“是的。我还在。”

“什么时候？那。现在什么时间？”“10点20。”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大约3点钟之前。当时我在总署设法联系我。那时我在岗。”

“我马上就来……”

“又一起？”他妻子问道。他点了点头。

“凶手被锁起来了？”

“蒙辛关在牢里。帮我接通司法警察署。我要穿衣服。”

“喂……司法警察署……迈格雷警官有事跟您说……”

“喂。那是谁？”迈格雷粗鲁道。“真瓦森。是你吗？你已经听洛尼翁说了？”

“我想我们的人还没动吧？……什么？……你就已经核对过了？……我正在处理……你能马上给我派辆车来吗？……对。……派到我这儿……”

迈格雷太太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保持沉默。她打开橱柜。倒了一杯黑刺李杜松子酒。递给丈夫。他机械地喝下。她随他走到楼梯处。听着他走下楼梯时的脚步声。

在去蒙马特的路上。他一声不吭。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到达迈斯特街后。他下了车。砰的一声关了车门。事发地点光线昏暗。旁边站了20来个车。洛尼翁走过来迎接他。一副魂失亲人的模样。

“我值夜班时。就有电话通知了这个消息。我立即就赶到这了。”

路边停了辆救护车。护理人员在旁边待命。在黑暗中他们看起来很苍白。也有些闲人在旁静静地围观。显得有点儿害怕的样子。人行道上躺着一位女性。几乎接触到对墙面。墙上有凝固了的暗色弯曲血迹。有人向迈格雷走来。那是当地医生。他是后来才知道的消息。“我数了一下。她至少挨了6刀。”他说道。

“我只能做表面检查。”

“还是像以前一样捅在背上吗？”“不是。至少有4刀是在胸部。还有一刀在喉咙处。似乎是最后的捅。很可能是受害者已经倒在地上后再捅的。”

“致命一击。”迈格雷苦笑。这并不意味着这专门针对他的。这犯罪是“致命一击”？迈格雷不忍看到受害者。这可怜的孩子可能穿着她最好的裙子。这是天蓝色纱裙。几乎算得上是舞裙。她无疑是外出参加舞会。她穿着很高的高跟鞋。有一只鞋都已经掉了。

……

他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现在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现在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这个小女孩已经死了。她就像每年成千上万个姑娘中的一个。到巴黎来碰运气。在厨房里工作了一整天后去跳舞。就算现在来确认之前有过的想法也太晚了。到现在他都没发现什么。就算确实有什么线索。就算有什么机会寻找目击证人。也要等到明天了。

他和人和他一样疲惫到了极点。这件事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早上去警察总



署在地铁或公交车上看报纸时，他们和迈格雷警官一样，感觉麻木和失望。可能还有些人对他失去信心了？洛尼奈打电话时显得局促不安，在迈斯特街他似乎都很同情警官。迈格雷都想得到科梅利奥会作何反应，他一翻开报纸看到报道就会打电话过来，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啤酒酒店，到吧台打电话，他想打电话给妻子。“是你吗？”他妻子惊讶地叫起来。

“我只想告诉你我今晚不回来了。”他付完钱出来，上了辆小汽车。“到警察总署！”他发现车内有臭瓦森，还有其他两三个人，其中一个吃着香肠，喝着红酒。迈格雷拿出了一份报纸，上面全面报道了昨晚发生在迈斯特街的事情。迈格雷警官的眼睛都没离开过看着报纸的囚犯摩辛，确定摩辛的第一反应就是烦躁。马赛尔皱起眉头，似乎惊讶、生气。这报道就是《嫌疑犯被抓，蒙马特又见凶杀案》。有一秒钟马赛尔似乎想这可能是个圈套。这报纸可能是专门打印出来让他自己招供的。他集中精神，检查了报纸顶部的日期，最终认为这报道是真的。难道他不感觉怒不可遏？就像把他的事情搞砸了一样；同时他在反省，试图理解；最终他似乎想到了解决办法。“你知道”，迈格雷说，“有人在拼命救你，但却让一个刚到巴黎的贫穷女孩丧了命！”难道摩辛没有诡异地笑，嘴唇没有抽搐；他试图抑制，但仍泄露了孩子般的满足，不过他迅速将其掩饰起来。

“两个女人都带来了。”迈格雷随意地提到，假装不看那个人。这是奇怪的博弈。迈格雷记得好像没人喜欢这样。他们两个都不确定他在说什么。

“她们一会儿就被带来，你自己讲个明白吧。”这时摩辛是什么感觉？他有没有狂怒？有可能。他蓝色的眼睛变得呆滞，咬紧牙齿，用责备的眼神瞟了警官一眼。但他可能也吓到了，因为他像昨天一样前额和上唇渗出了汗水。

“你还是决定什么也不说？”
“我没什么要说。”
“你不觉得是时候把这一切都结束了吗？摩辛，难道你不认为这样又多了一起命案？如果你昨天就说，这起命案就不会发生。”

他严厉地盯着摩辛的脸看，摩辛几乎感觉都要后退了，抓住自己的椅子。“因为，从这个世界上有人起，凶杀就被认为是所有犯罪中最严重的。有些人认为这肯定要超出寻常的勇气。我想，2月2日你第一次行凶时感觉很放松，那一刻那很陶醉。”

“你采取了防范措施，因为你不想付出代价。不想性命，不想坐牢，不想进精神病院。”

“你是个中产阶级罪犯，摩辛先生，一个懦夫，一个必须得到安逸和关注的罪犯。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我一拿眼睛看你，我就想用警察装备指责的方法来逼供。你害怕挨打，害怕身体疼痛。我用手背打你的脸，你都会崩溃；谁知道你是否会因为害怕再挨打而选择不招供。”迈格雷逐渐控制了马赛尔，这让迈格雷不由自主地生气、难过，因为摩辛已经变得畏畏缩缩，脸都惨白了。“不要怕，我不会打你。我甚至想知道我是真的会对你生气。”

“你证明了自己很聪明。你选了在每个只你都很熟悉的地方作案。你选择的作案工具没有声音，同时让你使用起来有种满足感。这不像扣动手枪的扳机，

也不像泼毒药。你必须有点愤怒，有点暴力。你需要摧毁，需要感觉你在毁灭。单纯的攻击还不够；你需要不停地攻击，就像一个愤怒的小男孩。你撕裂受害者的裙子和内衣，精神病医生无疑会从中看出些象征性的东西。你没有强奸受害者，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你从来都不是个真正的男人。”

摩辛忽然抬起头，怒视迈格雷，咬紧牙齿，他恨不得把迈格雷的眼睛挖出来，“被你撕成裂片的裙子、衬裙、文胸、内裤，都非常有女性特征。”

“你们其中一个，为了救一个人，确切地说，为了救更多的人，为了保护被认为是她的财产，不惜冒生命危险。”

“我很愿意为我的儿子去死，”摩辛女士突然斩钉截铁地说，“他是我的孩子，他做了什么我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晚上走在蒙马特街上的小萝莉的死活。”

“你杀了维妮娜·雷诺？”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你为昨晚发生在迈斯特街的凶杀案负责？”
她犹豫着，看着摩辛，终于说：“是的。”

“在这案件中，你能告诉我受害者裙子的颜色吗？”
迈格雷要求新闻媒体没有公布这个细节。

“当时太黑，所以……”
“噢！你知道她被攻击时离路灯只有不到5码的距离……”

“我没注意。”
“但你砍她的裙子时……”

实际上犯罪发生的地方离最近的路灯超过50码，
然后一片寂静。伊冯娜·摩辛冷冷地说，用女学生一样的腔调说，“裙子是蓝色的。”

她笑了，之前一直都没有动，现在她挑衅地看着她的婆婆。难道她不自认为已经赢了这场比赛？

“是的，裙子是蓝色的。”迈格雷叹了口气，终于让自己的神经松弛下来。

这放松来得太突然、太猛烈，泪水从他眼内涌了出来，这可能就是疲倦至极而流出的眼泪。

“你来完成吧，让维娜。”他嘀咕着，站起来，在桌上随意拿起了一只烟斗。□

图片来自于Image from: 电影/Movie, 巧设陷阱/Miagret sets a trap. 导演/Director: 让·德拉努瓦/Jean Delannoy. 制作年代/Year of Production: Year. 法国, 1958/france, 1958. 主要演员/Actors: 让·迦本, 安妮·吉拉尔多, 简·德赛利, 奥利维尔·朗慕斯, 等/Jean Gabin, Annie Girardot, Jean Desailly, Olivier Hussenot, a.o., 片长/Running Time (分/minutes): 119

